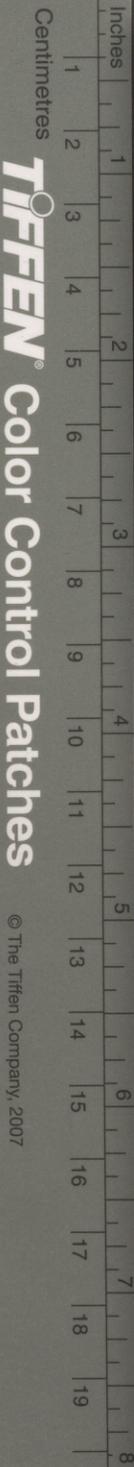


宋史

卷三百十八之
三百二十三

涵芬樓
影印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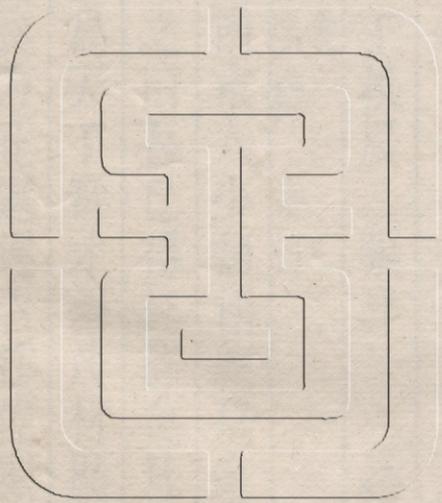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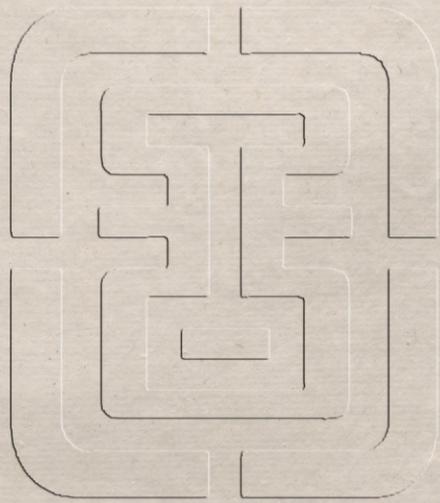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宋史卷三百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
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
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
岷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
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

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

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旣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敝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赦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旣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

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
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
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
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
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躉其謀
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
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
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
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
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

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
竦卽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
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
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
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旣條對又獨上數千
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
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
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
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

宋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
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
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
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
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
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
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
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
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
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

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
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
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
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
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
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
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
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
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馬几言言不可辨方平

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
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
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
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
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
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
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叅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
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
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
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

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
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
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
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
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
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
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
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焉

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卽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

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

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
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
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諡尚書右丞蘇轍
爲請乃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旣告老論事益切
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
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
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
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
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疑然不小屈以
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

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
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
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
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
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
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
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澗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筮可平
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卽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
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

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卽家居求自貶

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旣寗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爲

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著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爲之拱辰安得汙此選

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爲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府八年入朝爲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

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
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
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
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
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爲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
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
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
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
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
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
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
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
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皆極論
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
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
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
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

部藺藺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偪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爲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譴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

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于洪基立以爲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尚先致敬况今爲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

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府

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爲患僚吏鄭陶饒爽挾持郡事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羣盜頭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爽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滌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

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卽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件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

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母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子坐右時用省閔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曰康靖槩秉心

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
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
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
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
法爲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
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
以己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槩初名禮嘗夢神人金書名
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
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
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
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
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
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
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
爲欺不肯書曆宿謂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
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
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
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
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

坐衛士之變升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
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
遂寢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
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
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
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
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
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壬則
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

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
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
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
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爲非優老之義當
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
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
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
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
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
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

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旣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爲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

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頴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辦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

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絀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卽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迂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爲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迂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

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爲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刃入東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

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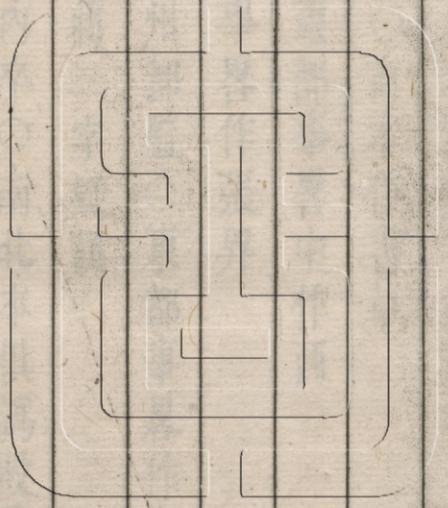
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爲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瞻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瞻征內

附而心牟欽氈勒兵立別會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瞻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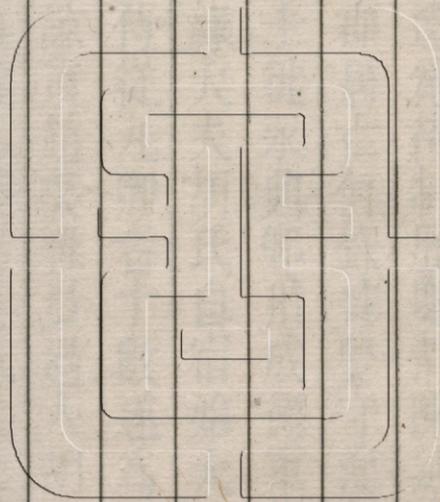
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
罪奪職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
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
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
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
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
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
以趣种朴於死蘄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
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宋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

宋史卷三百十八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張方平傳南京人○東都事畧作宋城人

何名輕舉○監本名譌多今從南本

王拱辰傳著草○南本作書草

中太一宮使○東都事畧中作西

張昇傳○東都事畧作張昇

胡宿傳升為和州都監○東都事畧作出為出字是

舉將小絰○舉將二字疑誤

宿從子宗愈殿內卒○南北本俱譌殿為修從東都事

畧改

宋史卷三百一十八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歐陽脩

子發棊

劉敞

弟效子奉世

曾鞏

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澠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

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

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

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

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

薄者伺脩出聚諫於馬首街邈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

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

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

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

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神宗初卽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鱗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

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

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

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
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
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
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
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
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
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
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
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
不可而又可郤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徒知路州

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
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
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
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
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
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
言睚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
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
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

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諡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

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
斥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
愠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
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殆千
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
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
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
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
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

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
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
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
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宅田主
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塘舊券
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
人旣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
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因敞曰寃
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
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

欽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鞠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准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

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卽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卽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

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
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
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
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
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眚屢予告帝
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
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
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
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
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
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
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
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日我
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
取決焉爲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
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
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
四十卷行於時弟敞子奉世

敞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
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

御史蘇棻共排之。攸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攸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攸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攸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攸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為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攸覆考悉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攸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貴之。徙知兗毫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攸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

乾隆四年校刊

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攷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薇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攷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疎儻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

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
爲非耳帝爲反命旣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紹聖
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
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
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
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
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蘓轍遂登
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
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
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
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
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
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
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
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
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
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

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汗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鞫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

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宅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宮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劔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

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懼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

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鞏

鞏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鞏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鞏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鞏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鞏恬然無愠曾公亮薨鞏狀

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鞏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讒毀出守鄧鞏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鞏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卽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

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
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
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
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
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
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
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
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早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
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
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

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
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
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
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旣而合祭天地乃自
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
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
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
良之士實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
近誓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
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

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卽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思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

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

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諡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諡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敞雖疎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宋史卷三百十九

宋史卷三百二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

呂溱

王素

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

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邠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願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

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
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
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
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
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
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
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
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
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
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

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
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欵始自稱
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
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
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
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
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
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

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
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
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
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
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
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
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
貸旣貶春州又上疏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
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
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
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
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
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
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
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
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
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王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
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
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

政爲輔臣言先帝旣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闕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諡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耶母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

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
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荅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
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
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
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
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
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
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
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
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
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
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
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
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
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
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
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
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

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縉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

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撻細故卽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卽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

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因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弊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羗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

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
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
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
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
六十七諡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
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懸山
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
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
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
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
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
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
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
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戶
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
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
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
折訊囚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
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

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
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
在彼可無念卽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
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
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
張覲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爲太
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諡
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爲祔廟節
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旣行升祔則禮不可
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湖南

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
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
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
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
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脩撰爲江
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
爲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
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
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途改刑部攻不已以寶

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

州復朝散郎等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脩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脩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

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

死傳
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
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
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
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
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
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
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
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
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
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

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
定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
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
辭日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
之命悉條奏日幾昃乃罷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
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
在內廷有光恠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
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
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

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卽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恠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

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欵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卽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蕃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

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

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旣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趾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蘄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趾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趾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諡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

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覲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陪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賸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

日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二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

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脩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月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旣陷沒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欵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旣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敷之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

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婺不使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諡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

十九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呂溱傳分司南京○東都事畧作西京

王素傳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

臣浩

按東都事

畧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不言進士屯田員外郎

與太常太祝官亦異

余靖傳西師既解嚴○監本西師譌西歸從東都事畧

改

彭思永傳有傳百姓皆進秩者○姓字疑官字之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
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
脩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卽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
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

一

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卽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克濫銓曹況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

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卽廢罷懈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懈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

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
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
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
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
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掛
墻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
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燭送歸舍入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
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
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
爲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與當
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躋之權發遣
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
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
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
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乃
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
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

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濶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卽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

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貶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等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旣亡友人劉尊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

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
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克
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
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脩起居注進知
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
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
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
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
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
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
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
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
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
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
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
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
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
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抑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
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

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
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
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
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
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
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
加歛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
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
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
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
爲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
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
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
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
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
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獎其文
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
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僨
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
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

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

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檢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旣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

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脩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爲書勅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

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絕服御用縑緞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遠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爲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許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克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閹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旣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太子直則朱勢明則見祥今旣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覷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爲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

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忤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爲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日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覽奏卽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爲皇伯中書不以爲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卽上還告勅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不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旣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爲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

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

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

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旣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唐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顛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爲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爲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界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

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蔽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勅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

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郟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爲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

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顛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鷂者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逆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脩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

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旣貶通判鄆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爲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

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顛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大疑之不如也卽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

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爲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未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二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

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克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

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旣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十言一語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克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考證
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臣宗楷按數句文

義不順東都事畧鄭獬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疑是權開封府或是權知開封府民喻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新法按問爲王安石所惡也發遣二字疑有誤

鄭俠傳泉州教授○臣人龍按西塘集哲宗立放還除

泉州錄事叅軍非泉州教授也與本傳不同

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臣人龍按西

塘集建中靖國時放還復前職崇寧監衡山廟旋追
毀前命勒停五年降旨復將侍郎敘用亦與本傳不
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一

何郯

吳中復

從孫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
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
使守臺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

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郟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郟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郟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郟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郟郟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郟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郟言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

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郟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闔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郟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

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郊乞準故事凡詔勅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勅過門下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

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申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爲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

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屯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邠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母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

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撻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卽以直祕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

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
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
有竇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
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戩中以事
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承興軍走馬承受藍從
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
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
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
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
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証人以自
贖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
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
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
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
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穎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卽
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
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
不當言旣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

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
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
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
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
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
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
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
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
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旣而
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遺逸
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
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
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
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
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徒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菟田
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
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
清長官入爲吳王潭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

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爲皇子卽拜說書及卽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卽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爲苑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
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
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
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卧不
出孟陽入見卧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
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
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
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宮
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
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祕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
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
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乃
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
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
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
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
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
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
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穎王府翊善進

太子左諭德帝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

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

辭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
疆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盡擢寘言職信之亦篤
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
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
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
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
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
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
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
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
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
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
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言不宜
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
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竇卞傳數
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
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吏敏彊主愛利
而受性踈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
范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

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未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接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穎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

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晏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

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做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

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疆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黃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泰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

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旣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

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聽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郊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郊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修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

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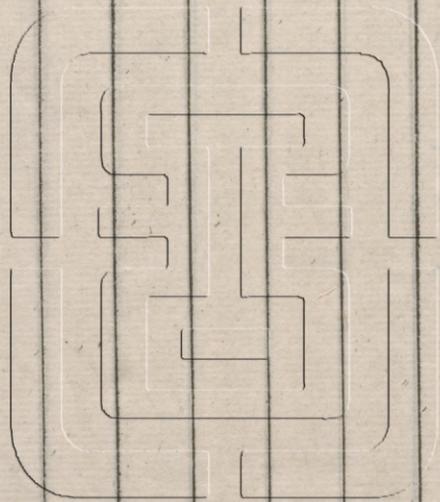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何郊傳體實郊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體實二字疑
誤南北本俱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神宗嘗置實職與眾長歸刺趙森并事○歸實二字疑

馬南其本與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

七

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
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
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
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
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
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
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
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
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

爲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爲襄王牽
鞵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
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
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卽位擢御龍營
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
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
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
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
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爲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宋史卷三十三 五傳
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諡曰恭莊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畧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旣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畧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

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旣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卽引卻遷文思使徙知保定軍經畧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西兵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果

無功未幾敵復畧土塹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驎使軍還築柵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劉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飭黃金遣使卽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

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
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
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謀報敵數萬將大至經
畧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趨城黑水以待諸
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嘗以寡擊衆何自怯也
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
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
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
使遂州觀察使卹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陝
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
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
祿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資子蚤
卒以孫永清爲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侗儻有志畧劉繼元欲召至
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當
事太平天子無不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
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
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
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

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洛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疆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王則

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旣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驎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

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
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團練
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鬪訟曲
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
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
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
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永
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

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為隰州兵馬監押捕盜
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
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
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
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跋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
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
先醕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
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
薩逋歌等叛鈴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
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

數萬圍平遠些都監趙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些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爲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隣部俾以環爲法不聽於是東茭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惟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

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機也未幾賊寇塞門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爲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勅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邠州團練使元昊旣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領嵐憲

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若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強自負有武力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衆樂爲用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畧於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閣門祇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旣成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爲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

庠爲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卽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壇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靜邊歷揆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土皆歎服瞻壇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綿綿瞎壇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濠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

來衆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
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
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
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
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鬪夏衆稍却我軍復
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
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旣没人多惜
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產初隸
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卽位遷天武
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潮州團
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鈐轄楊懷
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
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羣譟將劫庫兵爲亂州將恐
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明年以疾求醫京
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
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班康
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內殿崇班慶州北路都
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旣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

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旣咄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鏢名曰鏢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焦蒿砦歸恪獨殿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箠止有二鏢卽爲引滿之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漢乞薛馬都鬼等三砦恪先破都鬼而繼隆圍薛馬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旣又援惟序下

漢乞砦改左騏驎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項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爲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劍角觝補三班奉職爲延州南安砦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脩青澗城奏懷德爲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窟主遷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祇候延州龐籍入奏爲東路都巡檢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

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虜不敢犯遂以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爲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龐籍具論其前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畧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閻士良爲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豕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

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
隨州觀察使英宗卽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
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頰鏃入於骨以
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爲皇
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爲資善堂祇候及卽位補右
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爲環州都監破趙
元昊吃吼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
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青范恪同召
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會葛

懷敏敗命爲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
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
爲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爲之辯理真
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徙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
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
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闕州觀察使俊
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
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
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爲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

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閩守恭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畧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伎用兵以來人以爲無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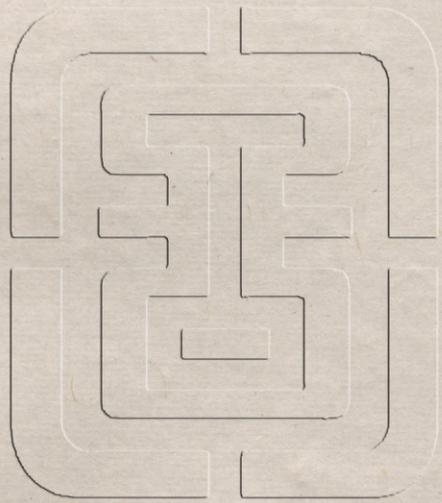
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
未可同日語也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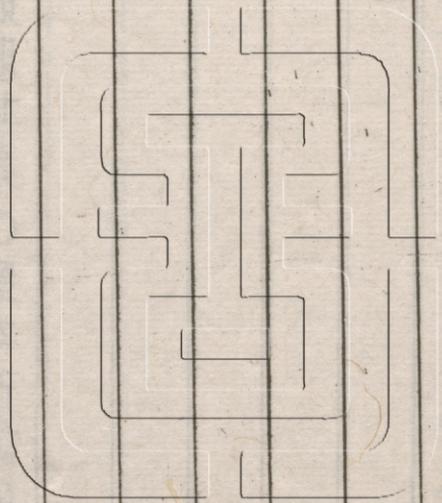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高化傳諡曰恭莊○南本作恭壯按化歷官軍職應從
壯

馬懷德傳西賊敗其衆○監本西譌因今從南本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